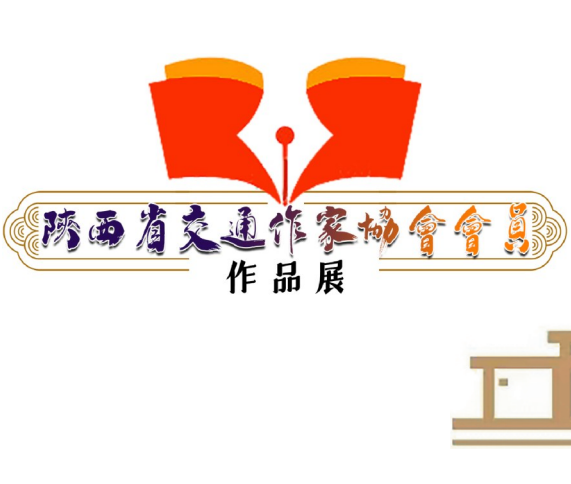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 风

文 / 周亚娟



天亮的时候，西风醒了过来，她揉了揉朦胧的双眼，感觉异常酸涩。她把左肘撑在枕头上，身子往上挪了挪，摇摇头，感觉还是头晕脑胀。挣扎着坐起身，她用手去抓枕头想垫垫后背，不料却抓到了那个皱巴巴的纸团。打开纸团，“欠条”两字像两只毒蜂，冷不丁蜇了她一下，她猛地双手一抖，丢掉欠条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双臂抱膝，“呜……”又哭了起来。

怎么办？欠条上那 12.3 万元的欠债从哪里来？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七天内还清欠债，若还不上，用三间门面房抵债。那可是白纸黑字，有当事人、中间人签名划押的欠条呀！她依稀记得那晚她看到欠条，还以为是为吴老四那几个人开玩笑，把建华叫到面前问时他吞吞吐吐地说：是……真的。她脑子“嗡”地一声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就歪了下去，醒来看到建华和镇医院的医生守在床前。

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可是她从哪里去弄这么大一笔钱？她虽甩出狠话给建华“借不到钱别回来”，可她知道，他就是出去跑遍所有亲友，最多也就能借个万把元。建华说实在没法，咱就把这三间门面房抵债的话一出口，西风就疯了一样扑到他面前，狠狠地搥了他一个耳光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亏你说得出口，这三间门面房是咱十多年的心血。你给我滚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”

撵走建华，西风拖着沉重的脚步关了店门，她的心疼得快要烂掉了，实在止不住疼，她就拿出几瓶西凤酒，一个人哭着，喝着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……她真盼望自己别再醒来，可是阎王爷嫌她罪没受够，不肯收她，又让她醒了过来。

时令已是深冬，窗外的风呼呼啦啦东跑西蹿，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万丈深渊，插上电热毯，拉过被子裹紧身子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她想起了小时候，想起自己一步一步走过的路。

西风姓王，家住州河南边的商山脚下。家中有金凤，彩凤，丹凤三个姐姐，她是母亲去宝鸡凤翔县柳林镇西凤酒厂隔壁的姨娘家探亲时生下的，所以母亲给她起名叫西风。西风自幼聪明伶俐，生得粉面如花，樱桃小嘴、柳叶眉、丹凤眼、鼻梁高直，十七八岁在镇街上高中，时常穿一条蓝色牛仔喇叭裤，上衣也是裁剪得体的款式，更显身材匀称高挑，走路如蜻蜓点水，从人面前走过，风都被染香了，她说话银铃叮当清脆，鸟雀听见也会回头瞅几眼。加上从小家人宠她，养成她敢爱敢恨的性格，更显高贵和骄傲。1987 年，西风以 1.5 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，父亲让她补习，她说天下又不是上大学一条路。她缠着父母在村小学对面的自家屋里搞起了小卖部，主要经营学习用品，兼带一些油盐酱醋烟酒副食。两年后，她在众多的求婚者中选中了同村小伙彭建华，建华是她高中三年的同学，知根知底，人实诚又勤快，在校时数学学得特别好，脑子聪明会算账。

建华是人赘到西风家当上门女婿的。西风父

母待他如亲生，老俩口一心一意和女儿女婿过日子，帮他们带孩子，地里活不让他们插手。建华也不辜负老人心意，和西凤把小卖部经营得红红火火。1992 年，二十五岁的西风，看到近两三年农村红白喜事所用烟酒档次越来越高，特别是女儿满月时，在西凤酒厂上班的姨夫带来的西凤酒，看上去清澈透亮，入口清冽、醇香，余味悠长，特别受乡亲们喜爱，就和建华商量要把门店开到州河对面的镇街上去。他们很快在镇街租下两间门面，直接经营烟酒，烟主要以猴王系列为主，酒以西凤酒为主，从二、三十元一瓶的瓶装到一百两百元、二三百元不等的盒装，总共十几个档次，适应各类消费者。1999 年，他们用积攒下的 10 万元买下房东总共小三间的门面房，换上“西凤酒专卖店”的招牌，这是西风多年来的心愿啊。西风永远忘不了，换牌营业的那天晚上，她与建华、父母、公公婆婆、和一双儿女，八口人围坐一起的情景，他们举杯喝着西凤酒，说着贴心开心的话，她想象着有朝一日要把店面开到县城最好的地段，她要做全县最大的西凤酒营销代理。

“开坛香十里，隔壁醉三家。”她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们经营西凤酒第五年，已发展有六七家稳定批发客源的时候，建华却惹下这么大个乱子，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！虽说这几年生意不错，但其中的艰辛只有她和建华知道。多少次风霜雨雪，他们行走在进货路上，多少次夜深人静，他们扛着货箱搬到那去，多少次遭同行的抵毁，她强压怒火忍气吞声。特别是最初在老家开小卖部时，每次进货要去镇里或县上，过州河要走那晃晃荡荡的钢丝桥，有好几次她推着自行车或者三轮车，不小心一脚下把朽烂的桥板踩个窟窿，人与车跌倒在桥上，腿上、肘上的伤没有断过……后来县交通局在州河上架大桥，她第一个捐款 1000 元，当时她并不富裕，能掏这 1000 元的心血，是受够了过桥的苦呀。十七年来，父母和公公婆婆，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他们除了做地里的庄稼活，还要接送他们的儿女上下学，给孩子们做饭、洗衣。

西风想到这些年虽然受尽艰难，但问心无愧，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亏心事，只是近几年放松了对建华的关心，他说镇街上几个弟兄人仗义，时不时请他过去“坐坐”，联络联络感情。可是世道险恶人心难测，特别是那个叫吴老四的兄弟，家里也开着商店，每次来店里眼珠子骨碌碌东瞅西看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打听烟酒信息，她和建华还以为他是关心自家呢，这会才想到人家是羡慕嫉妒恨，眼红她这西凤酒生意，引诱建华赌博，两三年时间攒下 12 万多的债窟窿，还逼迫建华写下欠条……她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，可自己手里没有证据，再说了，她不想把建华赌博欠债这丢人事，拿到人面前去说。

眼泪不能当钱用，求情服软更不是我王西凤的性情。西风咬了咬牙：“你想把我整垮，我偏要活得好好的，我就是爬，也要爬过这道坎。”

转眼还有两天，就到了欠条上说的时限，西风

还是一筹莫展，她的头快要爆炸了。唉，都是这酒惹的祸，这好喝的西凤酒，恼人的西凤酒！她拿起自己喝剩下的半瓶酒，一仰脖子，灌了下去，却呛得连咳了几声，这一呛，脑子忽然间灵醒了：房是我的根我的窝，绝不能抵债，倒是这西凤酒，以后有钱了还可以再经营。想到这，她急忙来到库房，打开账本查了一下库存，一分不赚按进价批发出去能回本七万多元，货架上的酒也能腾出三万元，再把箱底那两万多元存折取出来一拼，正好够还债。

打开店门，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，刺得她赶紧用手挡住眼睛，是啊，天不但没有塌下来，而且还是个红彤彤的艳阳天呢。她硬着头皮给那几个村的六七个老客户打了电话，说自己遇到个难事，急需钱用，看能不能按进价来进货。那些客户一听是进价，都很高兴，说你遇到难事就是我们遇到难事，一定要帮，再说马上进入腊月，也该进些酒了。就这样，仅一天半时间，西风就把店里的西凤酒处理完了，又到银行取出两万多元的存款，凑够 12.3 万元。当晚她悄悄叫来镇上商会李会长，当着欠条上签字的中人之面，把 12.3 万元交到吴老四手上，并让吴老四当场写下保证，以后不再与彭建华往来。

处理完这一切，面对空荡荡的三间店房，西风觉得自己一身轻松。我原本就没有什么，就不怕现在什么都没有！这些年汗流了，力出了，也赚了钱，但是对建华、对家人的关心关爱却少了。她了解建华本性，相信他经历过这件事，一定会痛改前非。俗话说“折财人安”，只要有人，一切从头再来。只是建华这闷汉，出门借钱七天了连个音讯也没有……

第二天中午，建华忽然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进门就“噗通”一声跪在西凤面前，口中喃喃着：“西凤，我错了，我错了……”西凤开始扭过头不理他，见他长跪不起，心就软了，含着眼泪扶起了他。

2018 年春天，在县城中心街黄金地段，冒出了一家四间门面，招牌醒目的“西凤酒专卖店”，柜台内那个满面春风的女人，虽然两鬓染上了霜花，身材也不那么苗条挺拔，但言行举止优雅大方，眉目间充满智性的成熟与淡定。她和颜悦色地叮嘱两个年轻的店员，为顾客服务要热情周到、耐心细致。眼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，她，正是 14 年前的西风。当年她带着建华从亲戚家借来的两万元钱，去了趟凤翔柳林镇的姨家，通过姨夫帮忙进了批筒装西凤酒，由小到东大山再起。如今不但生意如日中天，还提携建华凭着热诚守信乐于奉献，和海纳百川的胸襟，当选为县商会会长。

西风和建华的儿子彭浩天，大学毕业后也跟随母亲做起了西凤酒代理，他从西凤酒厂进来原酿桶装西凤酒，凡进店的人都可以免费品尝，过往路人“知味停车，闻香下马”的景况，成为“西凤酒专卖店”的真实写照，也成为县城酒品行业的佳话美谈。

厌其烦地听，在感受他浓浓父爱的同时，也收获着良师益友的福利。无数次我在心中默默祈愿，愿时光停留，让我们永远陪伴，做永不散场的父女，朋友。

可是一生要强、刚强的父亲，却在 2018 年春天，在他 83 岁生日前夕，因病离开了人世，把伤痛，永远留给了我们。

在这春回大地鸟语花香的美好季节，因为父亲的缺席，我的心时时感到遗憾、愧疚。在“清明节”和父亲生日将至的这段时日，我的梦里总有他的音容笑貌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思念。

父亲离开后这两千多个日子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他。想起他，有时忧伤落泪、有时痛苦无奈，但更多的还是幸福，做他的女儿的幸福。

父亲啊，如果有来生，让我还做您的女儿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意挨您的“敲打”，听您的“提醒”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要更加用心、细心地陪您左右，照顾您、孝敬您。

其实，春天是从最后一场雪开始的，漫天飞舞，一落地花就开了。风，不再冷冽，溪水开始欢跳。

诗意人生

春的气息

(外二首)

文 / 李 军

烟花三月

确切地说，烟花三月是农历的三月，此时，柳絮如烟，水汽迷蒙，樱花喷射而出。

在李白的笔下，烟花三月是扬州的三月，洁白的琼花，一盘一盘涌上枝头，端出个如梦似幻。

这是一个多情的季节，柳堤漫步，呢喃细语，徜徉花海，飞扬裙裾，一种声音敲落一地心事，其实，最大的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。

(作者供职于商南公路段)

真挚情怀

文 / 陈 娜

清明，指尖传情长



母亲手本不巧，却在她 30 出头的年纪就学会了捏面老虎，这一捏就是 30 年头。

面老虎，是父亲老家清明祭祀花馍的一种。各地清明祭祀习俗不同，母亲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蒲城人，一碗散发着早春气息的刺角面就是当地人流传下来的清明祭祀习俗，但是父亲祖籍华阴，早些年父亲的祖辈举家迁徙至蒲城，至此我们老陈家的后辈们便定居至此，成了半个蒲城人，虽然扎根于此，但是在口语表达、生活习俗等方面还是更多地沿袭了华阴一带的习惯，所以清明祭祀更是有别于蒲城当地人的习俗，我们则是蒸制出一个一个栩栩如生、面老虎祭祀。

母亲初嫁进门时，很多农活、家务活都是不太会干的，家里日常打理、逢年过节筹备这些都是由勤劳的祖母亲力亲为去干的，而母亲则一门心思扑在她们经营的生意上，偶尔偷得空闲便会帮祖母打个下手。然而这样清闲的日子在父母三十一岁那年戛然而止，祖母突然撒手人寰，生活方面一向依靠惯了祖母，母亲突然要扮演起家里最年长的女主人的角色，学着祖母的样子支撑起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，可想而知当年的母亲也会不知所措、无所适从。

祖母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母亲面对一团面粉无从下手，便把村里年长一点儿的老人请来家里，手把手给她教授技艺。面老虎顾名思义就是用面蒸制成的老虎花馍，老一辈的人心灵手巧，将面团玩转于手心，揉一揉、搓一搓，提前煮好的鸡蛋便瞬间被包裹进了老虎的肚子里，随后就是捏制老虎的四只脚，用刀背刻画出老虎的脚纹路，然后划开，再用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，四只脚就做好了，有了脚老虎就有了支撑力，随后再做老虎的头和尾巴，搓条、留纹路、豆子点缀眼睛，红枣塞进嘴巴里当舌头，瞬间面老虎就做好了。按照华阴老家的习俗，家里有多少个人就要蒸制多少个面老虎，清明当天家里

的男丁们要用竹篮提着少许蒸好的面老虎、菜及煮好的鸡蛋去祭祀，用以祈福祖先庇佑后辈生龙活虎，无病无灾。

母亲得到了老一辈人的真传后，次年便在清明前夕提前张罗着和好面，第二天待面发好了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揉搓，我不解地问母亲：“为什么要揉这么遍，看着都累得慌”。母亲一边费劲地揉面一边喘气对我说：“这是祭祀要用的，得一遍蒸好”。当我心疼母亲想要帮她时，母亲总嫌我碍手碍脚，怕我给她帮了倒忙，耽误了事。便就只给我分配了给篮子擦油、抱柴火这种小事。眼看着那么一大团面在母亲反复揉搓下变得光滑，又在她反复摸索、用心捏制下慢慢有了老虎的样子，真是为母亲感到高兴。她终是学着祖母的样子，将这一习俗得以沿袭。

有了第一年的成功经历后，母亲便自觉自己出师了，随后的这些年，除了每年改良捏制的细节外，也慢慢地数量上进行了加量。母亲听老人说吃了面老虎，寓意好。所以随后的每一年，母亲除了给我们老陈家这个大家庭十几口人每人捏一个老虎外，还把表兄妹家孩子、邻里家孩子也计划在内，一人送一只面老虎，想把这份好福气也带给他们。母亲和面的盆也由最初的小盆，一年一年，越换越大，蒸了一锅又一锅。每每心疼母亲一年比一年年迈，劝她不要再讲究这些旧习俗，可以多买点水果糕点来替代时，母亲总说：“这心意怎么能用这个比”。我知道母亲是在以她自己的方式，感恩祖母当年对她的好。

时至今年，清明又到。母亲又惦记起了今年的面老虎该如何如何。看着母亲头上的白发已赛过黑发，脸颊的皱纹有了纵横的纹路，走路也不如以往风风火火……

我心疼地劝母亲：“有些人值得深记在心里，你懂得感恩，她会一直保佑你；你懂祈福的人，她懂你的心意，也更希望你不要那么累”。（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）

如果有来生



昨天我回乡下老家，整理院落杂物时，无意中在墙角翻出已经闲置多年，面容斑驳的木架子车、木轱辘、木梯子，我一下子怔在那里，眼泪不由自主默默滑落。

那些木具，都是父亲送给我的。

我婚后第二年春季的一天，父亲忽然从 20 里外给我家送来一辆木架子车，他说去年夏天来我家，看到我和公公婆婆用扁担、背筐从地里往回挑麦子、背麦子，实在辛苦，就想要用家里做家具剩下的木头给我们做个木架子车，做好后今天去集市配上车轮子就给送来了。公公婆婆抚摸着“亲家”送来的这个“大件”，又欢喜又感动，一个劲地埋怨父亲：“你家里也不宽裕，还为我们操这么大的心。”

那年秋季的一天，父亲忽然又给我家送来一个木轱辘和一个木梯子，他说上次来家里，发现我公公用井绳拨水特别费劲，从高处取东西借邻家木梯，所以就给我们买来木轱辘和木梯子。



作者简介

周亚娟，笔名闲云，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作品 60 余万字。